

明末農民戰爭史料

流寇長編

(上)

明末農民戰爭史料

流寇長編（上）

（清）戴笠 吳喬 撰

書目文獻出版社

影印說明

《流寇長編》二十卷，清戴等、吳喬撰。戴等字耘野，初名鼎立，字則之，吳江人。弱冠受知章日烝，以冠邑軍得縣庠生。曾撰《三朝耆舊傳》及《遂初集》。年六十九卒，門人私謚貞孝。吳喬，又名吳爰，字修齡，崑山人。能詩，兼長兵法，有《手臂錄》等著作。是書紀明季農民起義始末，起崇禎元年戊辰，終康熙三年甲辰。前十七卷以一年爲一卷，排比日月，記載甚詳。卷十八下書「甲申剩事」，敘李自成、張獻忠事迹，兼載弘光、隆武、永曆三王事，至桂王遇害而止。末有《始終錄》、《補遺》各一卷。

本書的材料來源主要是邸報章奏及私家記載，雖對農民起義加以詆毀，然猶憑當時之見聞，公私之文件，遠較後人追記粉飾改撰者爲實。其字裏行間尚可觀農民起義真相之一二者，惟是書及《永曆實錄》、《南疆逸史》等書而已。

《流寇長編》原稿已罹劫火，此次印刷所據，乃原涵芬樓藏（現存北京圖書館）「禮邸舊藏」之鈔本，是該書現存最精良的版本。

書目文獻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五月

流冠長



一代之人材則必有一代之絕技如晉之書家唐之詩

文人皆足以雄傑當時超曠千載明于三者皆無人其雄傑當

時超曠千載惟有盜賊推之于晉字唐詩宋文齊肩無愧也黃

巾未嘗滅漢社稷黃巢之破兩京乘激水諸軍解散之間而入

非能竭唐之物力盡唐之士馬而後破之且其用兵亦未嘗為

驚絕也流冠縱橫十餘年明之士馬物力皆窮矣其兵法之酷

甚則尉繚子所謂善用兵者殺其士卒之半也赫連勃勃始叛

姚興謂其下曰我大業草創士衆未多若專固一城彼得并力

于我衆寡非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馳擊出其不意救前則

隨地長編序

勢復救後則擊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則遊食自如不及十年鎮
北河東皆為我有賊不知書暗與之合夫王左掛之西川王嘉
胤之河曲皆批天險而不久誅滅者守穴之鼠易為熏灌也其
馳突于太原平陽之間猶可芟蕪至于縱之過河則東至徐陽
西至梁雍我無所不守彼無所不攻赫連之勢成矣諸賊聞獻
為動獻賊始終一轍人心不附自無所至闔賊初之殘暴尤甚
于獻李岩教以假仁義收人心而所為迥異又攫福府所積神
廟傾國之資得以大行其志散粟賑飢而困窮之民俟后望之
散財收士而失餉之卒飢渴赴之能者立用欺者立誅人無朋
黨言無譖諛行事与朝廷正相返遂得破左孫入關中收三邊

之兵東向京師以成莫禦之勢都中人云流賊若遇魏忠賢必
不能肆以其視財如土用法如雷飛耳長目人無敢謾侮也嗚
呼三百年金甌之業亡于匹夫魏忠賢帝主人思克庵之政紀其
事者唯有椎胸泣血耳

流寇長編自叙二

天啟丁卯冬閹禍既除新君神明儉素之德溢于口耳初聞閹
隴間多草竊猶不屑意俄聞擾并豫穿巴蜀警江淮俄聞破碓
藩陷閬陝乃相駭異猶謂未能旦夕移我社稷忽尔煤山信傳
數天同痛而不知所以致此者何故尋索久之而後知國之致
亡祖功宗德天時人事均有之非盡流賊之罪賊雖兇狡絕人
亦藉成就之者之力也主上則好察而不明好佞而惡直好小
人而疑君子好速効而無遠計好自大而耻下人好自用而不
能用人廷臣則善私而不善公善結黨而不善自立善逢迎而
不善執守善蒙蔽而不善任事善守資格而不善求才能善因

循而不善改轍善大言虛氣而不善小心寔事百年以来習為固然間有憂念國事者則共說之如怪物兵事則京陵迫于邊塞總動風塵便成大恐而敵兵歲至寇鋒日競守外則失內擊內則失外其欲歛外以專內者舉朝譙呵使不得畢其語武臣非無能兵者而必壓以庸劣文臣間有不庸劣者而又信任不深兵食不足畏人以偏見邪說特其後無敢展布至于闡侍之情狀古今同然不必言也煤山之禍衆力所共成闖賊獨受其名耳大略如是請因是而加詳烏漁陽介在南北間遼金元所宜都非明代之神皋也不獨三百年竭盡南土之物力獎盡天下之翰蹄而土木之變若遇凡术粘罕不收輜重亟挾英宗破

關而入景帝不及立于謙不及謀石亨不及戰北京久甦脫矣
玄宗以所都在陝故得避賊蜀川思陵縱飲避賊將何所避一
也神宗倦勤臥治天下者三十年百度弛廢使廷臣党与角立
党立則人各護党公道不存何獨小人為徇私并君子亦無暇
于謀國習以成風遂致危難之時人才落二也福王雖不能
奪嫡而凡宮中所積与礦稅之資皆歸其國不三十年使賊得
取之以大收智勇之士三也儒將乃知書大將不必何況偏裨
斛律金自名不識神武使認山牆李光弼田神功有判官此古
法也明以策論取武士三百年来取所之士皆勝于斛律光弼
乎無亦學文不就者應之也收學文不就之就而棄戰陣有用

之士使平日自暴流為响馬風塵有警群然趨之正德間幾致非常之禍至于崇禎而積癘復決以致賊渠之智勇遠勝國之將帥若不用文字專取藝力則闖猷輩皆在網羅中矣豈不大可惜哉四也戚繼光兵法金科玉律也必欲用科目亦當与此習之使知金鼓隊伍之法其書行世百年無一智臣舉以入告而請改法七書中孫武之書為真上達之事無閤下學此外皆偽物耳以此取人所以每遇用兵難得知兵者也五也宋藝祖之馭邊帥厚其資財而不高其爵位資財厚則能養士爵位不高則不自大而与士卒相親臨陣得其力用明朝不然邊將莫不受府銜加宮保而廩給与文臣等武臣之費数十倍于文臣

必至虛兵冒糧矣一萬額兵止有六千以四千為交際自給養家丁之用沿襲既久惟伏家丁以護遁冒功而視彼六千為弃物弃物多而家丁少終不能以禦敵不能禦敵則請加兵：加而旧習不改同歸無用薊鎮信地千六百里崇禎年中加新餉三百六十萬而風塵常警雖加練餉而將領既無寔心又不習戚氏練兵之法付之莫可如何九邊皆然無處挽救餉日以增兵日以弱民日以貧寇日以熾袖手待亡六也戊辰己巳間關隴飢民而已討諸渠帥賑散脅從事可一揮而定然必先討而後賑姦民畏服楊鶴為總督既非將才又值五鎮精銳皆東行以衛京師無將無兵不得不出于撫夫未討而撫雖賑給之人

無喪心况又無以賑給鷄雖懇請賊降而餘党無食終必叛乱
不必至茹成名之誅以激黃友才之叛而後知撫事之不終也
撫既不終賊愈肆驕七也陝西困弊已極斷不可刮陝西之物
力以建陝西之事功劉懋請發內帑不得而請削驛楮驅飢民
以助賊八也盜賊已熾而州縣貪殘如故以致從乱者日多九
也李繼禎請三十萬石之值大賑民飢以解散賊党遲至一年
發銀十萬賑而無救十也張鳳翼老于仕途經歷邊塞熟記諸
帥名姓事跡而無深識遠慮者也梁廷棟暫為兵部無所樹立
而其請治貪殘請發旧餉亦已知時務進忠言矣無故逐之而
用熊明遇不称任使又逐之而用張鳳翼在位五年專作身謀

身謀絕不以流寇聞意凡遇兵事請上自決故雖鳳陵震驚言
滿公車而譴責不及又受諸將之苞苴使得違拒督撫以成流
賊之勢十一也彼溫体仁者虺蜴陰沉城府深阻林甫京檜之
流也本魏忠賢之私人以踪跡不秘不入逆案知上意惡貪固
為一錢不取以結知遇而唯熒惑上心排斥異己遂使在朝之
士莫敢任事直言其于兵事亦用鳳翼之術唯望睿斷思陵性
好自專而不知其藏身之固在位七年使挑蚩為飛鳥十二也
山西已有遼東敗兵不敢歸伍相聚剽掠其數不多耿如杞勤
王之兵部臣調遣失宜乏食而掠給食撫之自定而遽逮如杞
下獄五千壯士一呼盡散山西自此多賊又以仙克謹宋純殷

不能防河緄陝西之賊移禍山西以及畿甸十三也此時兵部
令諸將分守郡邑以行黜責夫敵國可守流賊如野燒何境可
守境賊何時平此令既行諸將坐甲自保不相應援十四也
曹文詔國之虎臣中文臣之怒而借事以成遣之十五也觀左
良玉平利之料敵瑪瑙山之合戰百勝渠魁不出掌握况于山
西推賊而得逆其顏行与斯時也用良玉為大將不用文臣為
總督使統二曹之倫以擊賊地形西南阻于大河東有山險戡
則死于兵逃則唯有出塞耳朝廷承習故事以督撫制之使与
張曹為伍不能大展其才非獨此耳若已知之秋不遣楊嗣昌
而專任在良玉則獻賊踰伏之時搜之者易于捕鼠獻賊既得

羅賊自亡閹賊安能復起今日者真鳩氏之天下也狄青自請討儂智高學士韓絳欲無專任武人執政龐籍曰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乃以青為宣府遂破智高明之武臣敢自請乎自請可得許乎得許有不以文臣制之者乎副猶不可何況于制國事所以終敗也瑪瑙山之勝由遣令以得之督師之才不及將帥可賄矣朝廷告庙餞行費數百萬以遣重臣徒失大將之心使之快、托病以縱垂亡之賊十六也斯時大勢以黃河為重金之所據以拒元者也賊不渡河其禍獨在山西渡河而東西數千里平地馳突如水入漏甕無處抵塞矣搃兵王樸倪寵貪受降之功閹人楊進朝為內主道臣常道立附之賊得乘